

卷二十八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隱公 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女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故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卷二十八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9
編號 A 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四

十四年 晉 鄭 侯 一 年 宋 穆 西 王 十 九 年 衛 桓 公 十 三 年 蔡

隱元年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19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八

昭公六

甲戌十五年

是歲吳子夷昧卒子僚立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也平王得國朝吳有功焉費無極恐其有寵故害之費扶味反欲去之

朝吳因上乃謂之曰無極語王唯信子楚王唯信於汝故處于

於蔡所以居汝於蔡子亦長矣汝之年亦長矣而在下位而其位

之辱辱可耻也必求之何不求吾助子請我當助汝又謂其

上之人曰無極又與蔡人王唯信吳楚王唯信於朝吳故處諸

蔡所以處朝吳於蔡二三子莫之如也汝輩皆不如吳之有寵也而在其上

費無忌譏逐蔡朝吳

昭十五年

而其位居朝吳之上不亦難乎其難以自安乎必及於難必為朝吳所害蔡

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平王怒費無極曰余唯信吳言我唯聽信於朝吳

故寘諸蔡所以置朝吳於蔡且微吳吾不及此且我若非朝吳何以得國女

何故去之汝何事而使蔡人逐出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言我豈不欲善

朝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然我豫知朝吳之為人其權謀有異於衆人也吳

在蔡若留朝吳在蔡蔡必速飛譬如鳥焉朝吳為蔡之羽翼也去

吳我所以逐吳者所曰翦其翼也所以翦蔡之羽翼也○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荀吳中行穆子也圍鼓圍鮮虞之鼓邑鼓人或請以城叛

鼓邑之人或請以城叛鮮虞而來降穆子弗許不從其請左右曰穆子左右師

徒不勤無所勤勞而可以獲城而得鼓邑之城何故不為而為

許也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言我所聞諸叔向有云向音享好惡不愆在上

者好善惡惡無有過愆好惡並去声下同民知所適則民知順下之好惡而事無

不濟是以事無不成也所或曰吾城叛設或有人以我引叔向之言止此

他吾所甚惡也此等疾惡人也人曰城來今人以城叛而降我吾獨

何好焉我何為而好之賞所甚惡受叛人而賞之是若所好何

則吾所好者何若其弗賞而不與之是失信也是又失以復加其賞乎

也何曰庇民民無信不立何庇必利反若力能則進吾力有餘則

否則退吾力不足則姑退師量力而行度吾力之強弱吾不可曰

昭十五年

昭十五年

昭十五年

昭十五年

昭十五年

荀吳不受
叛降城時
晉昭公事

欲城而邇妖我豈可貪得一城而近此奸邪之人所惑滋多所得城邇奸是

也所失益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請以城叛者又使其

之繕治守圍鼓三月九十月鼓人或請降鼓邑之人或

戶江反使其民見欲觀其民曰猶有食色穆子言其民猶

也姑修而城且往修治汝軍吏曰晉之軍獲城而弗取

鼓人以城降勤民而頓兵何曰事君如此

事吾君也穆子曰吾君事君也以事吾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怠徒得一邑而教將焉用邑將安用一邑為邑曰賈怠

與其獲一邑而賈人不如完舊孰若令其民姑賈怠無

以怠情賈音古下同不如完舊保守其舊乎賈怠無

率賈人怠情棄舊不祿無其舊守鼓人能事其君今不

降使其盡力守城是鼓人能事吾君亦能事吾晉君也

率義不爽循義而行好惡不愆好善惡惡城可得而民

知義所鼓城吾必可得而有致命而無二心盡忠以成

懷二心者不亦可乎如此何不鼓人告食竭力盡其後鼓人

已竭矣力而後取之乃取克鼓而反穆子勝不戮一人

不魯殺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荀躒荀盈之子文伯也

荀躒往會葬籍談為介籍談為既葬除喪遂除喪

焉力狄反籍談為介之副使既葬除喪遂除喪呂文

伯宴待荀躒樽呂魯壺其酒樽用魯王曰伯氏晉同姓

籍談對周
景王求貢

昭十五年

晉荀吳以
正義取鼓
城

稱其大夫 諸侯皆有呂鎮撫王室

為伯氏 諸侯皆有呂鎮撫王室

壺樽 晉獨無有何也

而進 對曰 諸侯之封也

皆受明德之 呂鎮撫其社稷

於王 所以能獻彝常

鄰國為鄰比 而遠於王室

靈不 拜戎不暇

王曰叔氏 稱其介為叔氏

又晉始封之 成王之母弟也

其反無分乎

反無分器

扶問反下

大蒐也

呂克商也

參虛

賜晉文以

大路戎路

音曰

公受此賜

以為侯伯

不廢

籍談言晉無室為

周景王詰籍談以周之累錫於晉者多何為無祀

昭十五年

陽撫之曰彝器弓鉞之屬旌之曰車服大路戎服明之曰文章

旌子孫不怠為後世子孫不怠所謂福也所以保其福

祚之不登叔父叔父稱晉侯也言設使焉在此福祚更

於度且昔而高祖孫伯鷹昔者孫伯鷹為晉正卿乃汝

司晉之典籙實主晉國之以為大政治晉國故曰籙氏

因以所居及平有之二子董之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

晉於是乎有董史二子因以所居之官女司典之後也

汝乃司典籙氏之何故怠之何為而怠晉籙談不能對

之所詰實出宴畢王曰籙父其無後乎言籙談必無後數典而

怠其祖數典故而怠其籙談歸自周曰告叔向以王之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言景王必吾聞之我之所所樂必

卒焉心之所樂必卒於今王樂慶今王居喪若卒曰憂

若卒以不可謂終是不終其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

焉二喪謂穆后及太子壽也天子絕其喪於是乎曰喪

實冥以弔喪之又求彝器又責晉國樂憂甚矣居喪而

且非禮也且求器又彝器之來諸侯有彝器嘉

功之由由諸侯有華功乃非由喪也非由弔喪三年之

喪天下之雖賢遂服雖貴為天子禮也王雖弗遂

叔向論周景王求責非禮不能壽終

昭十五年

周景王責籙談數典而怠其祖

今王雖不能 宴樂且早 出當靜默不 亦非禮也 出又失

禮王之大經也 禮者天子之 一動而失二禮 以喪求器

早無大經矣 是無大 言只考典 言語所以 典且志經 法

所以記 忘經而多言舉典 無大經而多為言語 將焉

用之 將安用此多言

乙亥十六年 吳王僚 晉韓起聘于鄭 晉使韓宜 鄭伯享

之 鄭定公以 子產戒曰 戒百 苟有位於朝 言苟有位於

朝音潮 無有不共恪 無有不恭敬恪謹 孔張後至 張

鄭之大夫當從君於廟門外揖客而入 立於客間 禮大

今後至者蓋賓已入廟門乃始來至也

于東夾南面張立于客間 者蓋賓入未 執政禦之 斷之

升 賓時立于西方孔張 適客後 張又移立 又禦之 執政又 適縣間 張又

止孔張 於客之西 客從而笑之 忽其不知 事畢 享禮 富

西乃立于鐘磬樂 肆之問 客從而笑之 所立之位 事畢 既畢 富

子諫曰 富子鄭大 夫大國之人 謂韓 不可不慎也 待之

不詳 幾為之笑而不陵我 數被其笑則必陵 我皆有禮

於禮 幾為之笑而不陵我 侮於我也 幾上声 我皆有禮

我凡事 夫猶鄙我 彼大國之人由 國而無禮 我國苟 何

無失禮 夫猶鄙我 鄙賤我 國而無禮 或失禮 何

呂求榮 必取 孔張失位 今孔張後至而 吾子之耻也 汝

可耻乎 子產怒 曰發命之不衷 謂發言命而不

出令之不信 出政令而 刑之頗類 其用刑也 緣事之相

昭十七年

富子答子 張不教孔

韓宜聘 鄭孔張 失禮

獄之放紛其治獄也縱民之為惡以致紛亂會朝之不敬會朝於大國而無禮敬

使命之不聽遣使於大國而不肯行使去声下同取陵於大國自取大國之所陵侮

罷民而無功勞民以戰而無成功罷音皮罪及而弗知罪及於身而不自知僑

之耻也凡此數者乃足為吾之耻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子孔鄭襄

公之兄孔張之祖也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嗣先世承

命呂使先是嘗奉君命以出使周於諸侯周行於諸侯之國國人所尊為

國人之諸侯所知外為諸侯之所知識立於朝而祀於家進則立於朝

退則祀於家廟有祿於國受國家之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

禮皆有職掌國家喪祭之禮皆有職掌受脤歸脤脤社祭之肉也國祭則受脤於公脤子忍反

其祭在廟其助祭於君之宗廟已有著位已有來著之位在位數世自祖

於數世君於卿位保守其業世世保守其職業而忘其所一旦忘其位僑

焉得耻之我安得代受其耻也子寧曰他規我汝寧可以他事規正於我宣子

有環韓起有玉環一其一在鄭商鄭之商人亦有一環故宣子欲得而雙

宣子謁諸鄭伯請於鄭定公以求商人之環子產弗與不肯奪

所曰非官府之守器也言此是商人私物不是官守音符寡君不

知我鄭君不得而預知焉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二子勸子產韓

子亦無幾求言宣子所求不多幾上声晉國亦未可貳晉國方強未可以二

心待晉國盟主也韓子執政也不可薄之若屬有讒

昭十六年

與韓起未至環子產不

子產不受富子之責

人交鬪其間若偶有讒慝之人以交構鬪謀二國之怨鬼神而助之鬼神又從而輔

助以起晉人凶心吾子後雖悔之亦無及也吾子亦無及也

何愛於一環一環所直幾何其官取憎於大國也徒以小事

而取怒於晉也盍求而與之何不不求於商子產曰吾非偷晉而

有二心言我非偷薄晉人而與之乎將終事之蓋欲終久事晉是且弗與不

以環所以全忠忠信故也信之道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我聞

不以無才為難難去声下同立而無令名之患是為身之大患此二

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字小之難者事大國愛我聞為國家

為難也小國不無禮且定其位之患無禮以定其位是為國之

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夫以國之大夫而皆獲其求而皆獲其求

設使有所將何且給之為小國者一共一石今有所求

有所求而不為罪滋大則得罪於大大國之求於大國求

無禮且斥之非禮而何廢之有我雖與之彼愈無吾且

為鄙邑如此則鄭乃為晉國則失位矣是失其國君之

覆解無禮以若韓子奉命且使若夫韓起奉君命而求

玉焉而私求玉貪滂甚矣其為貪滂獨非罪乎獨可謂

而無令名之意此一節覆解立出一玉且起二罪一其共一否鄭之罪

吾又失位鄭無以韓子成貪韓子喪將焉用之將安用

昭七年

子產論不與玉環之理

也音煙且吾君玉賈罪且我出一玉以賈二罪不亦銳乎細

事起二大罪也音煙韓子買諸賈人韓子求上不得既成

賈矣議價已定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以威逼商人以賤價取之故

商人欲得告君大夫而下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玉

環言近日我就執政弗義執政稱子產也弗義弗敢復

也於是不敢再今買諸商人今就商商人曰必君聞商人

諸君與大夫敢君為請命於汝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

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言鄭本在西周畿內桓公以庸次

比耦與商人用次序相比呂艾殺此地以除治此地之

斬之蓬蒿藜藿斬其惡草而共處之與商人世有盟誓

為盟誓世世與曰相信也以相為曰盟誓之爾無我叛汝商人

我無強賈我無得強市毋或句奪我毋得句乞爾有

利市寶賄汝商人有珍寶貨我勿與知我鄭不得恃此

質誓恃此質信故能相保至于今與保全至于今日

今吾子已好來辱今汝辱以和好之事而謂敝邑強奪

商人而使我鄭國強是教敝邑背盟誓也國背棄盟誓

之言也翻音佩毋乃不可乎盟誓其吾子得玉而失諸侯汝雖

諸侯之心玉環而晉失必不為也汝必不肯若大國令而共無藝

韓宣子買玉環於商人子產亦許宣子買

若大國有命令而使小國
供無法之誅求音供鄭鄙邑也
則其是鄭國為亦弗

為也我亦不肯僑若獻玉
若必使我環不知所成
則鄭與

成和敢私布之敢私以此意韓子辭玉
辭不曰起不敏

自責敢求玉豈敢求玉環以取失諸疾敢辭
不敏

之敢辭鄭六卿餞宣子于郊
六卿子舊子產子太叔子

宣子私覲子產宣子私見子產曰子命起舍

夫玉言汝命我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
是乃賜我以玉

也敢不藉手敢不以玉藉公至自晉
昭公朝晉

至是乃得歸子服昭伯語季平子
昭伯惠伯之子于服

晉昭公六年六卿強而奢傲
六卿皆強盛將因是巨習

君幼弱而習習貫為常
習貫如此必以為能無卑乎

其君公室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昭伯尚幼平子不

其不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信其言音鳥晉昭

公卒子去疾立平子如晉
葬事曰子服回之言猶信

見之始信子服氏有子哉
有賢子也

丙子十七年晉頃公邾子來朝
邾國之君來朝公與之

宴昭公以宴昭子問焉
叔孫昭曰少皞氏鳥名官

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
以鳥何故也而取鳥名邾子

韓起辭玉反謝子產真居子也

昭公歸魯時季平子專政

子服昭伯論晉室將

晉昭公卒子頃公立

邾子論官

昭十七年

曰吾祖也

吾國之祖也

我知之

豈不知之

昔者黃帝氏

曰雲紀

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

故為雲師而雲名

百官師長皆名號

炎帝氏

曰火紀

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

故為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

曰水紀

共工以諸侯伯有

故為水師而水名

大皞氏

曰龍紀

大皞氏伏羲氏

故為龍師而龍名

故為龍師而龍名

我高祖少

皞摯之立也

昔我高祖少皞名摯初

鳳鳥適至

鳳祥禽也

鳳鳥適至

鳳雌曰凰其時

故紀於鳥

鳳鳥知天時故以

為鳥師而鳥名

長皆以

為號

鳳鳥氏

歷正也

鳳鳥知天時故以

為鳥師而鳥名

長皆以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也

去故以名主

二分

之官

伯趙氏

司至者也

雉以五雉名五工正之官五工未詳或曰鷄雉攻木之
工也鷄雉傳植之工也翟雉攻金木土也鷄雉攻皮之
工也雉設**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之官所以利
色之工也**利**使民之器用正丈尺之度斗斛**九**使民
之量以平均下民者也量音亮**九**使民之量以平均下
鷄夏苞竊玄秋苞竊藍冬苞竊黃棘苞竊丹行苞音昔
宵苞噴噴桑苞竊時老苞鷄鷄以九苞名九農正之官
九農未詳或曰**扈民無滯者也**以止民使不滯放也苞
主九谷之農也**自顓頊**顓頊氏繼少皞**不能紀遠**瑞故不紀以
遠乃紀於近乃近紀為民師而命曰**民事**以民事名則
不能故也遠則以不能致**仲尼**聞之歲而聞郊子之言見
於郊子而學之乃往見郊子既而告人曰孔子既學吾

孔子問官於
郊子

聞之聞有云天子失官不修其職學在四夷者反不如
郊子致使就猶信吾人嘗有此言○冬有星孛于大辰
西夷而學焉猶信吾人嘗有此言○冬有星孛于大辰
西及漢字孛星也乃今信之宿即大火也周之十
西光芒東及天申須曰申須魯**彗**所曰除舊布新也
漢彗似銳反申須曰申須魯**彗**所曰除舊布新也
舊布新之義天事恒象天道恒以今除於火星何伏而
彗以除之**火出必布焉**散為災是布新也**諸侯其有**
是除舊也**火出必布焉**散為災是布新也**諸侯其有**
火災乎必以此知諸侯也**鄭神**竈言於子產曰神竈鄭大夫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之虛皆火房也衛顓頊之虛鄭祝融
為大木水火之壯也若我用瓊瑋玉瓚也瓚玉爵
故知四國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瓚也瓚玉爵

魯中須論
字星有火
災

鄭得竈論
祛火

昭十七年

左傳卷之...

寶器以禳火音貫鄭必不火鄭可獨子產弗與以為

流行非祈○吳伐楚吳師戰于長岸長岸楚地名大敗吳師

為楚所敗敗獲其乘舟餘皇餘皇吳舟名吳公子光請

於其眾光請焚之子闔廬曰喪先王之乘舟言餘皇乃

楚喪去聲豈唯光之罪此非特眾亦有焉有罪焉請藉

取之呂救死請借眾力往取其舟反眾許之以光使長鬣

者三人長鬣謂多鬚者與吳潛伏於舟側先往潛伏於

曰我呼餘皇則對戒三人者云我呼餘皇師夜從之吳

以夜從往舟所三呼呼餘皇皆迭對三人者皆楚人從而殺之

殺長鬣者三人楚師亂楚與夜吳人大敗之因其亂而伐取餘

皇歸而歸吳取其舟

丁丑十八年夏五月周之五月火始昏見大火之星始

丙子風其月丙子梓慎曰梓慎魯大夫是謂融風融風火

之始也融風屬木木生七日其火作乎自此七日戊寅

風甚過二日而壬午大甚又五日而宋衛陳鄭皆火果

禘禘禘禘禘之言自丙禘禘禘禘禘之言自丙禘禘禘禘禘之言自丙

子至壬午九七日也禘禘禘禘之言自丙禘禘禘禘禘之言自丙

鄭又將火鄭國更鄭人請用之信禘禘子產不可不

肯子大叔曰寶官保民也言國之有寶器乃所若有火

昭十八年

禘也禘子

產不信禘

若更有國幾凶則鄭國近於可呂救凶用寶器而可子

何愛焉汝何愛寶而子產曰天道遠言天道遠人道邈

而可知非所及也遠者非何呂知之何以逆知竈焉知

天道竈亦人耳安能逆是亦多言矣此不過豈不或信

多言者豈不幸中乎遂不與器與之亦不復火再驗復扶又反

火之作也作時子產受兵登陴子產受兵使登城子大

叔曰晉無乃討乎是時晉公子公孫來聘于鄭子產辭

晉來討子產曰吾聞之言我之所小國忘守則危而小

守備則必至危凶守音狩况有災乎何况當火國之不可小而小

犯有備故也以其能修既晉之邊吏讓鄭晉守邊之吏

曰鄭國有災言鄭國之晉君大夫不敢寧居晉之君臣

卜筮乖望為鄭卜筮何故有災宜不愛牲玉犧牲珪玉

鄭之有災火災也寡君之憂也乃吾晉君今執事惘然

授兵登陴今鄭之執事者授兵登陴惘將呂誰罪不知

誰之邊人恐懼守邊之人恐不敢不告不敢不子產

曰若吾子之言答言若如汝敝邑之災被火災君之憂

也乃晉君敝邑失政鄭國以政天降之災故天降火又

懼讒慝之間謀之又恐讒慝之人乘間呂啓貪人以開

昭七年

晉處子產授兵子產答以事晉無貳心

子產受兵備災時鄭定公

利者之心者存為敝邑不利重為鄭君重君之憂是乃增重晉

幸而不亾幸而不為貪猶可說也猶可得以不叛不幸

而亾不幸而威君雖憂之晉君雖亦無及也亦何救鄭

有他竟我鄭國雖與他望奔在晉所瞻望奔走而歸既

事晉矣既已堅其敢有二心其敢更有貳

戊寅九年楚子生太子建楚平王為大夫使伍為之

師伍奢伍舉之子也費無極為少師費無極讒惡人也

少扶味反無寵焉無極不為太欲諧諸王欲諧太子曰建

可室矣言太子年王為之聘於秦平王為太子無極與

逆無極預勸王取之勸平王自娶其○費無極言於楚

子曰欲害晉之伯也言晉所以伯於邇於諸夏以其近

而楚僻陋楚僻陋在南方遠故弗能與爭所以不能若

大城城父若能大修築城而寘太子焉而使子君通北

方以通北方王牧南方而我牧納南是得天下也南北

得天諸侯之國王說悅其大言從之從其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為

下矣天王說悅其大言從之從其故太子建居于城父為

年諸太○鄭駟偃卒鄭子游娶于晉大夫先是駟偃

子張本○鄭駟偃卒游娶于晉大夫先是駟偃

之生絲生子弱駟偃疾時其父兄立子瑕子瑕駟乞也

其子產憎其為人也惡子瑕且君為不順於禮不順弗

第其子產憎其為人也惡子瑕且君為不順於禮不順弗

左傳解

費無極說
游太子建使
平王娶太子
之始為妻

費無極諧
子建使出居
城父為告謀
反地步

鄭子游舍
子三弟晉
人來問罪
昭十九年

許不違禮亦弗止亦不違衆駟氏聳恐晉人來責問他日絲呂

告其舅異日絲以其事告晉人使呂幣如鄭其舅氏使

于問駟乞之立故責問駟乞駟氏懼恐晉來討駟乞欲逃欲

避子產弗遣不遣請龜卜駟乞請守龜亦弗予不與

大夫謀對諸大夫謀子產不待不待衆人之謀而對客曰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

大夫偃今駟偃又繼其子幼弱其子絲年其一二父兄

懼隊宗王駟氏諸父兄恐其墜私族於謀不謀於朝而

而立長親駟乞年長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我鄭君與其

抑天實剥亂是抑亦天意自吾何知焉我國家安得諺

曰俗語無過亂門禍亂之家莫過其民有亂兵彼人家

猶憚過之它人尚不而况敢知天之所亂况天意之

敢知我鄭君尚不其誰實知之我諸臣又安平丘之會

君尋舊盟晉君會合諸曰無或失職盟云諸侯各

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若鄭之諸臣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其後之嗣位者晉大是晉之縣鄙也則是鄭

昭十九年

子產對晉以子游立牙之故善於辭令晉人從之

之諸縣何國之為失職甚矣豈足以為國乎辭客幣而報其使不受

之幣而遣使報之使去聲晉人舍之了產有辭故晉人置而不問也○楚人城州來晉使

先是吳城州來以為沈尹戌曰戌莊王之曾孫沈諸梁之父也戌音恤楚

人必敗言必為吳所敗昔吳滅州來在十年子旗請伐之令尹子旗請伐

吳王曰吾未撫吾民平王以為未撫人今亦如之今王

撫其民亦猶前日也而城州來召挑吳於吳挑徒了反能無敗

乎安得而侍者曰右云王施舍不倦言平王施恩惠不以為倦息

民五年十三年初即位兵亂未息今年用可謂撫之矣

非不撫其民也戍曰吾聞撫民者言我所聞善於撫民者如下文所云節用於內

內則節約而樹德於外外則樹立民樂其性民人安樂

而無寇讐而無寇盜讐敵以驚擾之今宮室無量今王營創宮室無有量度非節用也

民人日駭民人日驚駭勞罷歿轉勞苦罷困以致歿忘寢與食

夜忘其寢晝忘其食如此非樂性也非撫民也豈所謂○令尹子瑕言蹶

由於楚子子瑕陽白也代子旗為令尹五年楚靈王伐吳執吳王之弟蹶由至今未得歸○

曰彼何罪言蹶由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俗語所謂

而作色於楚之謂矣靈王怒吳王而執會前之忿可也

舍置前日之忿舍音捨乃歸蹶由乃遣蹶由歸吳

怒可也舍音捨乃歸蹶由由歸吳

楚王放吳

王之弟蹶由

吳昭五年

由來蹶由是

靈王執之

沈尹戌論楚城州來之必敗蓋州來已屬吳城在昭公十三年事

楚王放吳王之弟蹶由吳昭五年由來蹶由是靈王執之昭十九年